

静默 有时 倾诉 有 时

黎戈 著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旧深爱着你。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黎戈 著

静默 有时

倾诉 有时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默有时, 倾诉有时 / 黎戈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99-6297-9

I. ①静… II. ①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17603号

书 名	静默有时, 倾诉有时
作 者	黎戈
责任编辑	刘 佳 王一冰
制约编辑	张 云
装帧设计	崔晓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70毫米×1280毫米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8.75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297-9
定 价	2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黎 戈 著

〔序〕

有我之境

Malingcat

有人看黎戈，只看见小碎花、茶淘饭、蓝印花布。有人看黎戈，只看见她平和有光、安稳度日、行云流水。看到物的和看到人的，我觉得，都还没有看到她的骨头里去。

“黎戈”的笔名后面，半是文艺半是肉身。肉身是有的，不然无以为寄，所以她也小碎花、茶淘饭、蓝印花布、买旧书、啃南京鸭子，尽力渲染她的烟火气。但是，唯有文艺才是骨头和灵魂。她的笔下，一以贯之的，是文人、文本、文史和文事，它们几乎是每篇文章起承转合的着力点和发力点，轻轻一撑再一撑，有了境界，有飞起来的那种飘逸。读者惊鸿一瞥，叹其道骨仙风，她却又若无其事地下凡来，去

说老张馄饨、抽烟的姿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休要被她骗了。

黎戈的文章，在大家看来，是散文，在我看来，是评论。她是一个最好的读者，写着最私人化的书评。仿佛文学国度里的一只野猫，眼神锐利，爪子尖尖，看起来却又是闲闲的、妩媚优雅的，真的是，自由而美丽。

黎戈的评论不是“学院派”的，没有那种“解剖美人”式的唐突、冗长与炫技，她的评论是“缠绵派”的，她与“美人”惺惺相惜，形影不离，心有灵犀，感同身受。一切私语皆因有爱，一切因爱而值得。不像大多数煮字疗饥的人，同样不像大多数茶余饭后的文章，她是如此用力地、纯粹地品读和书写，我严重怀疑，她离开这些，不、能、活。她的文字之所以好，归根结底，因其诚。

文艺入骨的青年加妇女，多了去，有时愚钝得成了社会的笑柄。黎戈最难得的是独具慧眼，她有识见、有品位、有将这种具备锐度的看法

用语言传达出来的能力，有些时候，还加了一点刻薄。在很阴柔的散文笔调里，穿插这不期然又不经意的飞刀笔法，最是令人击节。她自己说：

“刻薄像烟熏妆一样，是有技巧的。一定要有足够的知识面，语言和笑点掌控力，才能踩好那个穴位。如果你的文字天生长着范晓萱的娃娃脸，或是叶蕴仪式的乖巧甜美相，就不要尝试刻薄这个猛料。适度的刻薄很杀痒，缺乏主题的刻薄是阴阳怪气，过于犀利的刻薄叫人身攻击。刻薄一样有格之高下——梁实秋和鲁迅对骂可谓棋逢对手；李敖和胡茵梦的互相揭短，则毫无美感可言。”

应该说，黎戈的“烟熏妆”，很美。就像猫的爪子、玫瑰的刺、高手师傅故意留给河豚的那一点点毒，黎戈的风格不是因为清淡柔美、而是因为清淡柔美下的鞭辟入里才得以完满。那些满心期许着“小清新”与“良家”的读者，被字里行间的小鞭子抽到，当属意外之喜。

目录

一	〔艳曳〕	自由意志的形象代言人 002
		三个姓波伏娃的女人 008
		穿长裤的女人 013
		所谓孩子就是这样 018
		她说百合是种太苍白的花 023
		曾经爱过的杜拉 029
		蔷薇刑 036
		亲爱的莱辛 042
		名声，是另外一种死亡 047
		惆怅旧衣如梦 052
		多情人不老 057
		我们仨 061
二	〔绿锈〕	如果毛姆 066
		犹如上帝对约伯 072
		爱因斯坦的血肉爱情 078

毕加索的情人	084
惶恐自白书	088
爱我，就对我守口如瓶	092
一切因你而值得	098
男人的情愫	100
女结婚员	103
纳博科夫的眼睛，内米洛夫斯基的手	109
心之密室，犹在镜中	113
费里尼笔记	119
纪德和荣格	124
村上春树的大象与风	129
摇滚，及其他我应该保持缄默的事	133
坏孩子	138
舌头的力量	141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	144

三 [水印]

水之书	150
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155
只是为了一场纸折的飞翔	159
清如水，明如镜，淡如菊	164
肥肥的日子	168
离开的N种姿态	172
阿斯娅的温柔和甜蜜	177
内米洛夫斯基的狼性	182
狗与狼	186
唯有死者永远十七岁	190
甜美生活	193
我爱夏加尔	197
你看，你看，文艺复兴的脸	201
素情人	207

四 [莲悦]

水墨绍兴，水样的幸福 214

渴 219

我爱厨房 224

日常生活的质感 228

宁静无价 232

热衷于草木的作家 235

万物有灵且美 245

大黑 249

温补心性的女红 252

新时代全职太太 256

星座迷 260

[后记] 我还是爱你到老 264



艳曳

静默有时，倾诉有时

自由意志的形象代言人

咳，咳，我要写尤瑟纳尔的笔记了，我正襟危坐，双目灼灼，手里攥着一大把尖利的形容词，它们像小毒针似的等待出鞘：“孤僻，离群，局外人气质，自我状态极强，倨傲，博学，不近人，寡情……”我用它们固定我笔下的人物，像制作蝴蝶标本一样，我怎么干过好多次了，不在乎对尤瑟纳尔再来这么一次。但这个女人实在……太滑不留手了。

何谓自由？如果自由意志也有一个形象代言人，那就应该是她了。她的前半生，居无寄所，任意东西。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常常在半夜，被保姆从温暖的小被窝里抱出来，带着她的小箱子，箱子里装着染了孩童乳香的小睡衣，她揉着迷蒙的睡眼，随爸爸坐上夜行火车，奔赴酒吧。迷乱的夜生活，遍地霓虹碎影的红灯区，带着醉意的召妓，和有夫之妇私通……作为一个风流男人的女儿，她在幼时就提前经历了这些成年人的感情生活。

她从来没有进过学校，没有过一份长时间的稳定工作，没有参加过文学团体，没有一个定居点，没有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她的行

李寄存在欧洲各处的旅馆里，但是，慢着，在她36岁以后，她和另外一个女人同居了40年，在远离大陆的荒岛上，她们自己种菜，养鸡，揉面包，用水泵打水，没有电视，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比一匹狂奔的马更能显示马的力量的，是什么呢？我想，就是在高速中刹住马蹄的一刹那吧，尤瑟纳尔就是如此，动亦随心，静亦随性，紧贴自己的思维曲线。

她的祖父差点死于一次火车出轨，她的爸爸少时险被脱缰的惊马踩死，妈妈则因生她而死于产后腹膜炎。当她还是个褐发碧眼的小女孩，孤独地住在一个路易十八风格的城堡里，和一只角上涂了金粉的大绵羊做伴时，她就知道，生命根本就是一件极偶然的事情，所以她一生致力去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成为她自己，一个自转的星系。18岁时，她打乱了自己世袭的贵族姓氏中的字母，把它重新排列组合成一个叫尤瑟纳尔的怪姓，就这样，她把自己放逐于家族的谱系之外，她终身未婚，因为厌弃母职，所以也未育。她的血缘既无来处，也无去路。

她不愿意定居在任何一重身份上，她不是任何人的女儿、姐妹、母亲、情妇或妻子，她痛恨粘贴在他人的名字之后，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她是那个喜欢艳遇，通宵饮酒，自由为贵，及时行乐的瘦高男人和他的清教徒老婆生的么？啊，她只是从他们的体内经过一下罢了，她和她的异母兄弟从无往来，相形之下她倒是更亲近树木和动

物，在她看来众生平等，她可以为爸爸平静地送葬，也会为一只小狗的猝死几近昏厥。

她喜欢男人，她也喜欢女人，她是同性恋酒吧的常客，她也为了追随一个男人，和他在海上漂流数月，并为这个男人写了《一弹解千愁》，在书里，她要求这个不爱她的男人，给了她慈悲的一击，她，在书里把自己杀掉了，她用书面自杀的方式，祭奠她死掉的爱情。然而在硬朗的男人面前，她也不觉得自己格外是女性，一旦离开那张鱼水共欢的床，她和他们一样要面对生活的甜美和粗糙，在压顶的命运之前无能为力。她幼时没受过闺房教育，女红、针线什么都会，长大了，她写的也不是脂粉气兮兮的闺阁文字，而是历史小说，其笔力之遒劲，结构之恢弘，逻辑力度之大，恐怕连男人都望尘莫及。她是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连院士服都得请圣罗兰公司帮她重新设计一件，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她生来活在一切实规则之外。

她也生活在时间之外，她与之共处的亲人都活在她的笔下：罗马皇帝哈德良，教士泽农……在荒岛生活的40年里，在欧陆单身旅行的那些不眠之夜里，头顶上的星星一动也不动，像被冻住了一样，她瑟缩在老式的高脚小床上，运笔如飞，靠这些小说人物为她取暖和驱寒，她熟知他们的生日、星座、口味、爱好——泽农是精灵又阴沉的双鱼座，哈德良是中性又慧黠的水瓶座，到了生日那天她还为他们烤个小蛋糕呢。她闻得到他们生活优游其中的时代空气，她看见他们穿

着的僧侣服样式，她听到他们种下的一棵郁金香的价钱，她和他们一样生活在公元二世纪，或中世纪，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在旅馆的小床上，百无聊赖地等着夜归的爸爸时，她就熟谙了用想象力进入异时异地的路径。

她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度，1939年她拎着两个手提行李箱，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只是为了投奔爱情，那是叫格雷斯美国女人，为了避战祸，也是为了显示对伴侣的忠诚，在其后的48年里，一直到死她都是个美国人，可是只要关起家门，她说的就是一门纯正的法语，吃的是法式甜点，读的是法语书，身份证的颜色，护照上的国籍，和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和那个长得像秃鹫似的美国女人格雷斯，在人烟渺渺的荒岛上生活了40年，这40年的流年水痕，全记录在一本本记事本里，本子里有很多的★号和小太阳符号，★号代表肉体的欢娱，小太阳是幸福，越往后翻★和太阳就越稀落，而被沉默对峙的“……”号所替代，就像所有的世间夫妻一样。在远离母国，远离母语，无援的荒蛮中，格雷斯对尤瑟纳尔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在《默默无闻的人》找到一段话，也许可以代言她的心境：“那个人（荒岛看守者）默默等待着死亡来袭，他盼望着运送给养的船只，不是为了面包、奶酪、水果，也不是为了宝贵的淡水，他只是需要看看另外一张人脸，好想起来自己好歹也有那么一张。”穿心寂寞已经把人的骨骸扬灰，这段话看得我心

惊胆战。

在这个一年有小半年大雪封门的荒岛上，两个锋芒锐利的女人，如此近距离地对峙着，格雷斯控制并滤掉了所有日常生活的琐细和杂质，尤瑟纳尔得以保全她近乎真空的安静，在静谧中她获取巨大的自由，自由出入所有的世纪。人们一直无法弄清，她们之间是谁，以何种微妙的比例，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优先权，强加给另外一个，怨怼，疏离，摆脱控制的欲望，一点点毒化了这对爱侣的家庭空气。一直到格雷斯死后，尤瑟纳尔才发现：自己不会开车，不会处理银行账单，不会操作电泵，甚至她连接电话的习惯都没有——之前这些都是格雷斯做的。

也许自由得自舍弃——她年轻时写的那些书，真没法看，我承认我学识不足吧，不晓得那些啰唆拗口的文字，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古典文体？我不明白，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个故事，要动用那么大的叙事成本，又是铺垫，又是渲染，又是敲锣，又是边鼓。到了晚年，这些枝繁叶茂的描述性细节全脱落完，她的文字，彻底放下架子之后，才开始有了骨架嶙峋的静美。她可以在一个细节里溶解大量的信息，比如《虔诚的回忆》里，她写自己的妈妈，在临产前一边准备孩童的襁褓，一边默默地熨烫尸衣——预示她后来死于难产。个体在命运之前的无力，悲剧压顶的郁郁，叙述者的悲悯，都被这个细节启动了。叙事的同时抒情，背景描摹，时代空气，全部都到位了。

有时，自由是悖论——这个一生与文字为伴的女人，最不信任的，也是语言。她生就一张贪欢的面孔，却认为示爱的最高境界是缄默。她声称她不太想起父母，可是从20岁起，她开始把他们放进她的好几本小说里，代入各种时空条件下，她写他们写了60多年，她亦很少提及格雷斯，可是后者去世后，她拖着老弱的病体返回欧洲，把她们热恋时的行程反复温习。写作和旅行，是她生命中的两颗一级星，她用它们来缅怀和追忆。什么是至爱不死，什么是至亲不灭？在拟想的情节里，她让他们一次次复活，她徜徉其中，就像她小时候，常常在一条小溪边骑马漫步时的感觉，那一刻，她就是马，是树叶，是风，是水中沉默的鱼群，是男人，也是女人，是妻子，也是丈夫，是爸爸，也是女儿，她充斥宇宙，她无所不在，一切因她而被照亮，她是她自己的神。